

湧幢小品

十五之六

漢書門			
二	九	二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〇	八	書	
一	二		
九	〇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20	
冊數	20 (10)		
函號	307	234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五

天文

帝車

五星聚

彗星

王李二生

雷電

祈雨法

藏冰

雪報

雪蓬

蜀雪

雪三色

望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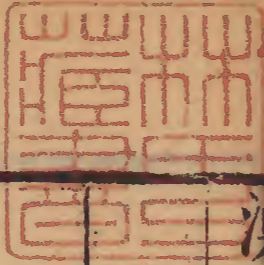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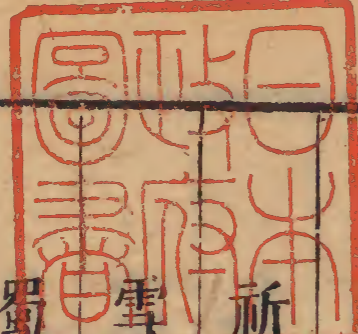
節令

月忌

律灰

二則

十則



九州不同

西南寒暑

府州郡縣異同

五則

地名支干

地名訓義

五嶺

渡瀘

胸忍

息壤

息壤辯

編戶

椽船

二則

新豐南遷

洞天

三則

白路貫頂

火井

幔井見月

聖井

泰州井

井署井脈

山池船

蝦池

石潭

峽嶺山洞

宗陽洪

石油

周公廟泉

溫泉

靈泉

甘泉

鹹水泉

第四泉

石穴水

品水

六則

石名

奔石

磬石

津石

石婦

娥石

醒酒石

五丁石

太湖石

二則

恠石

廟石

田州石

二則

南宮舊物

石碣

石箭石鯨

石光射人

石人賭錢

石青

文石

獻石

端溪石

社義立石

無字碑

癸巳碑

韓文公碑

汾陰碑

什碑建立

什碑生杏

勒石題名

禁立碑

詰龍浮碑

擲碑熄火

空碑

碑神

供御捲

白紬帳

人輿

二則

織錦劄

習套科禁

告示

京師老媪

施錢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天文

國朝最重天文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為都給事
 中陞太常少卿管欽天監事考正曆法癸卯予告
 歸再起掌監事日食陳修省之要蓋公原占籍欽
 天監精於天文故也後改巡撫歷官南禮書卒贈
 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給事中華湘主事樂護改光
 祿少卿掌監事後以傳禁書出為知州

帝車

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
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
下鑄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
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恂復爲帝車賦實一題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上言星聚非
大福卽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東井宋
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

室

彗星

萬曆五年彗星之異光芒數丈掃東南經歷斗女
凡三度觀者無不駭絕一曰蚩尤旗也嘉靖八年
亦有此異

王李二生

但調元江右人有高才鄉舉遊瓊州遇王某李某
講天文奇之謂爲異人盡得其說癸丑會試策第
三問偶及天文條對甚悉謂前代及 昭代諸名

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
二場佳甚主試葉師相取爲會元定已七日矣閱
至此篇大驚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
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筆之試卷遂致斥落然則此
生瓊州之遊豈非尋業對自阨其進乎故天下奇
異之事奇異之人在見者擇而用之不可胡行亂
說也

雷電

二月雷乃發聲聲發五日而始電電閃雷乃益震
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
而熨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
寢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
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
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藏冰

南方冰薄難以收藏用鹽灑冰上一層鹽一層冰

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味畧鹹、可以解暑愈病、

雪報

春雪不宜過多、若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

雪蓬

黃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學行、國初聘入翰林、應制當、一意尋出、知東阿縣、浪溪有怪物、啖人、哲為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震、一青蛟斃於水上、人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窓聽雪、說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欣然自韻、人稱雪蓬先生、

余錄黃先生事、時乙卯臘月廿七日、在餘溪舟中、蓋余誕辰在元日、且屆六旬、以病如徑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聽雪之題、冷冷會心、余嘗有雜記曰、風來有影、非塵也、雪下有聲、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東阿歸、橫經受徒、歲凡數百人、又多名士、復徵判東平、坐註誤、死、余盡謝親友、以文贄請、

教者瞠目不答并絕意仕進人亦力擠且溺之決不復然然則學遜先生而禍吾知免矣惟聽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蜀雪

趙綸字廷言上海人進士爲內江令識拔趙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給爲盜公片言折伏衆驚以爲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僅南京刑部主事卒

迤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五寸

雪三色

神宗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黃紅黑三色城中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不知何祥丙辰二月廿六日時清明後六日也余掃先墓過唐栖下雪珠濺入蓬窻甚巨鷓首頃刻可掬

望氣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

鼓牙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亾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節令

文皇時上元節午門張燈聽人縱觀示與民同樂之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上聞甚喜至加賞

賚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焉上甚惋惜時在北京

敕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門追送物料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御前及仁壽宮中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爲錢九萬餘景皇卽位以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訴言被兵之後人戶耗減供辦實難其春花乞買時宜花充用從之

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爲寒食琴操則日前十日
一日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
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
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競渡陝西洋縣曰踏石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甕盛之入黃瓜
一條於中黃臘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盡水清如
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
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又宋
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爲端午也盧頊傳云
是夕冬至除夜又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
爲冬往往者冬除也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爲
然也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至今仍之
夔門有武侯八陣圖士女以七日遊此謂之踏積

八陣圖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揚升菴謂在永安宮者乃武侯從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非也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入蜀時所布非伐吳也先主伐吳武侯未嘗從惟臨終受遺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說者謂孔明預知先主敗走設此以迷陸遜未知果否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

月忌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寧節於十月十日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二月蓋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異哉異哉然則五國城之酷十香詞之冤又何尤於粘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此是正當道理不必言然亦有可異者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靖難之師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文皇之勞苦亦已甚矣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皇后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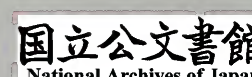
氏皇后遂多病無所出又七年英宗北狩后
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而流濕折股又幽
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尋卒無子
歸葬西山帝王如此而況民家則忌之未嘗不是
也

律灰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莩灰試之方驗
餘灰即不動也

九州不同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
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雍州雍壅也東據龍門河西距其氣蔽壅厥性急
促荊州荊強也又警也北據荆山南及衡陽其氣
燥剛強梁又南蠻數為寇逆常警備也揚州揚陽
也據淮南距海直大陽位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充
州充信也越濟水西北至河其氣專厥性謙信徐
州徐舒也東至于海北至岱其氣寬舒稟性安徐
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氣深要厥性慄悍



岱之正東曰青州以青丘名東方少陽其色青其
氣清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曰營州以營丘名蓋今
遼東西之地也此爾雅之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
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
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
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并疑是殷制也據
此則爾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純之序無乃未盡與
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
已破冀其必疆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吞也幽州者
幽陰慘殺也

西南寒暑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
異如黔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
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
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
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
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
蒼蔚虺蚺嗑吸煙霧縱橫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

獨滇中風氣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
泉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刻漏
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
更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卽二三
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
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
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
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
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府州郡縣異同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
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
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
郡卽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卽郡也煬帝改
州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
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卽府也我明府
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
雲南自段氏改天亦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國有

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縣則始于漢
各府地方其平洋曠遠自平陽府而外甚多至山
谷幽邃而又遼濶者莫如漢中府自鳳縣至白河
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州縣
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設官雖多勢不相及其地分
屬鄖臺于金州添設僉事控制尤易產藥甚多何
首烏有一顆至十餘斤者然枵落無味不堪用余
曾試之笑其大而無當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
右震澤二江五湖今分於蘇州亦猶烏程之分爲
一州六縣及宜興餘杭華亭之分爲松江三縣又
分嘉興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關杜詩故人今
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是也陝西西鄉縣有
子午谷子午水宜君縣亦有子午水慶陽府合水
縣有子午山廣東惠州有甲子門成都綿竹縣有

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
湖德化有丁溪廣西桂林府有癸水陝西沔縣有
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
也湖廣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陽大酉山小酉
山湘東王繹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於
漢之戊巳校尉

地名訓義

地名櫟陽讀作藥陽蓮勺作輦勺隆慮作林廬蕩
陰作湯陰不羨作不郎平輿作平預宛句爲寃劬
沙羨爲沙夷不其爲不基太末爲闍末番和爲盤
和烏氏爲烏支龜茲爲丘慈番禺爲潘禺荔浦爲
肄浦陽夏爲陽賈如此類甚多此必有義未能詳
考也

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
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
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
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

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
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
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
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爲
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
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
鐔城在武陵之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
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于此
俟考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
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
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
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瑟部三
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
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
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
左卻也瑟瑟一作風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漢地里志有胸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
胸腊挺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
胸臆胸音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閏蠢通典之音
得之矣而字作劬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乃叶
閏字之音胸臆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
謂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
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
右胸臆故地也辯文字與辯職方者宜知之古李
巽巖胸忍辯可謂互證考千古之謬矣

息壤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
甃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
高凡持鋪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
疫勞者先死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
神其說甚正然萬曆庚辰餘姚蔣勸能分部永州
有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蔣持之不
與以此得謗罷官後數年地竟歸要人土功興執

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要人亦卒宦永者貽蔣
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聞
者相共驚異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
此所云鮌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
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說
也而舊有詳爲辨者未知孰是

息壤辯

山海經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
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
長若人之贅疣然足跡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壤柔土也書曰成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口
壤九章算術云冢地四爲壤五爲堅三緩是息土
和緩之名思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
生則言三土也
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
壤濡前漢書歐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
壤又竟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
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從襄蓋耕治之土也
宋楊億當制於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干

糞朽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鮡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鮡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編戶

縣有編戶一里者金州之平利縣是也然東至湖廣鄖陽府竹山縣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縣一千里西南逢縣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東北至洵陽縣二百四十里中間遼濶乃爾大約皆谿山膠結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已

柶船

戰國時楚頃襄王遣將莊蒙伐夜郎軍至且蘭柶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柶船柶柯處乃名其地爲柶柯柶船柶也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當在滇今以廣西爲哀牢想

必有據

新豐南遷

嘉禾城東三十餘里鎮曰新豐塘曰漢塘相傳以爲漢新豐人遷於汴又南遷於此者

洞天

普安閭洞天天下洞天之首

長樂縣有華陽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黃龍洞余皆得遊奇詭不可殫述惟林屋洞門下連塗淖遊者必臥板上拖入故進者絕稀

滁有秋山洞每天霽卽洞燥欲塵將大水飛瀑從洞出頭高丈餘如足練老農視此覘旱潦

白路貫頂

泰山懸崖絕壑不可攀援處時有白路迤邐貫頂而上蓋因風雨晦冥時獰龍求珠不可得怒抉其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獨泰山也

火井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邛有火井以外火投之生燄光數里

幔井見月

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聖井

陳高祖生我湖長興下若里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以東弁山爲案六水環注焉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水沸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令往視作亭于上勒銘焉

泰州井

泰州有天女縑絲井相傳董永行孝之所每蠶熟時井中有白草根長丈餘如絲又有度軍井泉雖淺常不竭汲且盡擊其欄泉復溢出岳武穆經略通泰領兵過此飲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聞其異取欄置庭井中擊之無驗遂送還至今人呼爲聖井欄頭云

井署井脈

賈制使守楊州有黃冠持畫軸來見展之皆雲章
鳥篆不可識問之亦不應冉冉上昇足有紫雲急
拜禱曰已涉下界奈何不畱遺跡黃冠復下趨出
入后土祠井中因縋獄囚下視見一洞署曰玉勾
復使入則水漫不可尋矣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
味極甘冽脈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
從井浮出爲寺僧所得凡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
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歸

山池船

無爲州天井山頂有池出泉四時不涸弘治間池
偶湧沸流出一敝船船有蓬蓬有斷繩

蝦池

白蝦池在開化縣北金水鄉三十里余仁合家左
廣七丈深三文清獻趙公抃嘗館其家後爲四川
制置使以白蝦遺仁合仁合朴雅不好玩弄置之
池四厥後生息不絕有求而他畜者其色變赤

石潭

安定縣後溪潭有兩石似龜或擊折一頭江水爲

赤數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縣有清德則
沙開成潭而泥人出若貪污則淤塞而泥人隱相
傳吳定寔羅昌作令時潭深數丈餘皆填塞

峽嶺山洞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縣東山對峙江中秦趙
胡曾釣得金鯉魚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
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
叛州將來討夢神人謂曰見幡卽回及晃平回師
山頂有挂幡焉曰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
化爲九童子泉遽涌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下爲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
之或云子城東遺跡尚存蒲礪溪礪中產菖蒲一
寸九節食之僊

崇陽洪

崇陽縣北有崇陽洪兩山相夾中有三洪堪輿家
謂鑿山有利遂興工石工暴病歿乃止久之山長
復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
燃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木以火藝之有燄滅之
則木不壞

周公廟泉

岐山縣有周公廟廟有潤德泉在東北隅世亂則
涸治則出其出必有數日烈風雷雨弘治十五年
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蓋不知
涸已若干年矣

溫泉

溫泉最多而驪山安寧爲佳驪山泉出有二穴朔
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澆田至五里外方冷煖水
灌禾必枯而此水無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髮
都鑑又水中蹲綠玉石坐而浴甚佳驪山泉出穴
甚熱到浴池正溫安寧出穴即可浴然初浴覺稍
熱久之反溫新安黃山溫泉亦佳余嘗浴之正溫
雪天坐樓上望之氣全出如蒸雲泉當大嶺之下
販米者踰嶺而來弛擔就浴必百十人溷甚少鮮
卽清蓋泉出右穴流於左方也初出處手之甚冷

楊用修以硫黃實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黃氣者是也斯最下

靈泉

博平縣西三十里有靈泉一名潤管洞巨石甃成六管三竅以洩暴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一會通河不但通南北咽喉而天地之氣賴以節宣多矣

甘泉

東昌府在平縣西北有丁家岡出泉甘冽釀酒甚美諺云在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嘗就岡下造酒以歸號為天下第一余過訪飲之真絕品當與易州相配

鹹水泉

萊州府濰縣有鹹水泉在濰東三十里劉村地勢甚高平泉流數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淡惟此泉獨鹹因甃為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豈一竇所通而然亦奇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饒縣北茶山寺唐陸鴻漸寓其地卽山種茶酌以烹之品其等爲第四邑人尚書楊麟讀書於此因取以爲號一曰臙脂井以土赤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處州東十里有龍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清漲則渾人莫能測若京師玉泉之甕山我湖之廣若山自趾及頂在在從石罅溢出而草繫之又不必穴也

品水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正統壬戌及第三人使安南却餽陞翰林學士作金城黃河二賦李賢劉定之皆稱美之好品評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爲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爲第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廚井水所烹茶比衆過多或寒暑罷講則連飲數杯曰暫與汝辭衆皆譁然一笑石亨敗以鄉人有連謫廣東通判評廣州諸水以雞爬井爲第一更名學士泉諫博

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八分後詔還卒於南
雄

禁城中外海子卽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
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灤紆迴向西
南行數十里稱高粱河將近城分爲二外繞都城
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爲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
玉河橋合外墮入於大通河其水甘冽余在京三
年取汲德勝門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語之亦不
信大內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漢第一品陸
羽所不及載至京師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
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遠矣黃學士之言真先得

我心

南中井泉凡數十餘處余嘗之皆不佳因憶古有
稱石頭城下水者取之亦欠佳乃令役自以錢雇
小舟對石城棹至江心汲歸澄之微有沙烹茶可
與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汲用錢三百
以此自酌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語芒種逢壬便立霧霧後積水烹茶甚香冽可

久藏一交夏至便迴別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能雜故獨存本色為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寂潔者布空野盛之露一物即變貯之尤難非地清潔且墊高不可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異而香冽不及遠矣

又雪水臘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大澹取不能多惟貯以蘘熱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磁罇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罇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罇盛之煮茶與慧泉無異蓋經火煅煉一番又滷露取真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余創為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他則令節或吉日雨後承取用之亦可

石名

鄭磁之青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洛水之石

卵吳越之奇石此宋所採者 國朝白石採之近
畿之大石窩宋時未入版圖班石取之徐邳二州
顯陵之役棗陽出白石若神啓之云

奔石

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爲牛鑿鑿爲羊羊
牛來斯曰驟而驤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出谷遇
老姥問之見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
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爲汝道
破因忽不見惟羣石存焉

磬石

寶慶府東五里康濟廟有一石約長五尺濶一尺
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爲竅置鐵索懸架以爲磬
擊之有聲嘹唳聞五里上有二線紋相傳昔有漁
者兄漁于江獲金片以歸兄弟爭分遂化爲石因
昇廟中

津石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
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

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其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與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窰碣在泥中

楊光遠碑
五代時事

丈之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于津

而梁落成

石婦

廣平府城東庄有二石婦俗呼爲石婆婆其一折腰庄人相傳夜有一婦人入人家竊飲水漿防者以刀中之亦不知爲何物也明旦視石人其一腰下兩斷遂以爲異咸來祈子元旦濃抹臙脂焚香拜禱頗有驗遂構亭以居云

娥石

漢彭娥時遭亂娥方出汲間賊至棄汲器走還與賊遇賊縛娥出溪邊將污之溪邊有峭壁娥呼曰皇天有神否我豈受污於賊奴之手遂以頭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卽趨入賊急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娥遂不知所在遺下汲器化爲石形似雞

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娥潭

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長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
婆蘿石作亭覆之因以名然不若仍舊名爲得大
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道在漢中府褒成縣境漢永平中司隸校
尉陽厥又鑿而廣之

太湖石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十
人叅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時宋史軼不傳
公崑山縣人韓侂胄用事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
石浦闢西園纍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
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
者爲四方過客之所瞻仰其冢間大石尤奇旋轉
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韎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
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歸震川先生得之記云公
我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復如對公前十年於閩

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
漢大將軍兵至闔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
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于
西垣云
朱勛進太湖石昇者千人徽宗封曰盤凶侯

惟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爲患衆神之創廟祀焉霍渭庄
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清
遠飛來峰有虎患霍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暨
寺中世呼驅虎碑

廟石

石船石帆鐵履鐵屐郡國志塗山有石帆長一丈
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
石兜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得鐵履
一量寰宇記宋元嘉中有人於石船側掘得鐵履
一雙會稽記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
在廟中蓋江北禹廟也

田州石

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盧蘇等旣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

南宮舊物

壺中九華石此東坡題識高不能踰指廣僅周尺嶺岷嶠怪山立九峯相屬如神劉鬼斲米南宮舊物後入嚴東樓家尹洞山有記

石碣

弘治初廬州府店埠東北居民修橋掘上得小石碣一長可三尺許上鐫慎縣界三字背刻少避長賤避貴六字

石箭石鯨

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

渭水石鯨長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發白光皎潔閃爍圓大如簾箕每日自巳至未射人目燭數里遠近皆往觀如是者彌月而止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卽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乃石人得錢數千次早聞石人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廟等處其怪遂止

石青

永樂十七年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淨沙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失之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來進

文石

王之輔新城人大名同知 壽工興督採文石於

黎陽鑿地無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見火光燭地狀如星隕旦往視之文石在焉得萬餘方

獻石

唐丹山太宰父松憲公好治魚池及丹山母憂時將鑿池以悅其意而未得也一夕夢神人謁曰吾當獻之覺而大驚異已而于居之乾隅購得隙地因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愛歎曰夢徵矣殆天意乎乃卽池爲山名曰天賜巖構亭于池前曰樂觀亭云

端溪石

端溪舊石久不可得萬曆間採珠內臣至其地測舊坎水深數丈用皮囊絞至百日水盡人縋而下拾取鑿成零塊頗多水忽大至縋者亟上得免時憨山和尚在彼覓得致王損菴五六方大者長尺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題識細潔瑩淨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愛

社義立石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在政和時修縣誌論社所以

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
 故其精為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為石石擊則
 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為陰也上為
 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為主時稱其善
 論

無字碑

泰山頂上有無字碑色碧文理極細高可三丈每
 面六尺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乃于闐國所進

癸巳碑

龍泉關壇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
 筆力遒勁有劔拔弩張之勢今移贊皇儒學儀門

內

韓文公碑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
 玉硯象鞭精緻鄭網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
 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墓周帀今藏廟中宋真
 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焉

汾陰碑

宋真宗祀汾陰立碑石今在榮河縣察院東高丈餘濶三丈光澤堅厚上鐫二聖配享銘俗稱蕭牆有鐵人四高各六尺在碑前蓋頂焚爐之具后土祠東獄祠鐵柱各二

什碑起立

南宮縣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碑仆山陽劉安爲知縣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非數百人弗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起立安以銀觚奠神就付諸廟中因具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雜草萊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安慨科目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後同官于浙師生僚友

各盡其道云

什碑生杏

司馬溫公之葬也，勅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什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殖，繪圖傳之。

勒石題名

勒石始于李斯，題名始于漢文翁禮殿三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過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彌而普天，若行此例，悉摧作階砌，亦快事也。

詰龍浮碑

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永豐之瀧岡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歐陽子官於秦而歿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於隨歐陽子年二十豫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嘗於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舟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於江黃山谷爲文詰龍項之靈龜湧碑出沙溪沼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鏤取置西陽宮爲亭覆之後宮火獨碑亭無恙

擲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視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熟宋事投而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空碑

去思碑與題名碑凡負時名執法有功蹟者必經

磨它更以淺深爲高下國子監則姜鳳阿寶吾郡
則萬太守雲鵬姜不過奏增監生坐班日月耳恨
之如此萬一時勁吏千古人豪其名它至寸餘蓋
補而復磨故深乃爾近則陳筠塘幼學其有以朱
筆添花者則某公也

越雋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許中有大唐地界四巨
字苔蘚繁如虬龍獨繞字傍若巧避下有青石方
潤可一丈滑淨若人素所履者時有神鬼出没人
至憇且立者必有禍一老叟過而悅之坐石上良
久出酒肴解榆棗酌而且歌其棗甚精非世間物
有神人自碑躍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飲樂乎老叟
與對坐飲且數杯慷慨縱譚曰別三千年不謂相
遇於此又曰已被此子覩見去去非久畱地也遺
一器飄然上昇有樵者隱叢薄間遙見亟趨至器
中尚有餘瀝刮入口覺精氣勃勃自踵貫頂歸家
不復思食後辭家不知所往

供御棗

唐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
旅士人懷二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
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
歎曰不意今日復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佐唯
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拌自選其
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拌心以油注捲滿而不浸溢
蓋相契而無際也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供御捲不
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在黔得於高力士之
家

白紬帳

安祿山昵吉溫溫還朝敕吏設白紬帳于傳慶緒
親御而餞之此時正極奢靡而以白紬爲重豈紬
一時獨出而貴或北方所少耶今宦塗以爲常物
帳用至錦綉矣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桀
用人輦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駿漢黃屋左纛
襲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凍漢陰就始

用人爲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馬武元衡被刺馬歸始知之裴度馬上被砍氈裹厚得不死猶斷鞅而去張弘靖以宰相鎮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創見且駭且怒馴至於亂是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乘檐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驢有進肩輿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渡時行在百官皆賜汪淳溪有謝表然止肩輿秦檜入朝施金刺之氈裹厚不得入則幃轎矣今制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雙棍引前四品以下卽少詹僉都祭酒皆乘馬用雙棍京師人謂之馬棍甚厲若乘轎則棍反拖後不得施矣在外自大吏而下皆給馬武官勲戚皆乘馬惟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賜轎內相掌司理東廠者如之亦必欽賜今南中無大小皆乘轎惟有四人兩人之分猶曰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輿出入卽兵馬指揮若衛經歷皆然雇直甚賤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久亦當變矣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
此冠起自何時對卽起大人乘轎之年王慚反加
禮焉盖前此外官三品用幃轎部使者止乘馬故
也

織錦劄

書劄至用銷金大紅帖奢已極矣聞江陵盛時餽
者用織錦以大紅絨爲地青絨爲字而繡金上下
格爲鱗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笑不爲非也江
陵旅厲有爲不甚通賄賂獨好華整人以此求媚
理或有之要亦駭甚如此權勢何不率先儉樸而
爲人所窺乃爾

習套科禁

宋末東帖虛套有學際天人卽膺召用台候神相
等語又有場屋喧譟之禁今有大台柱大柱國卽
宮詹卽開府卽銓省恭候台福等語習爲固然而
場屋喧譟沿以成風日甚一日然所司秉公者亦
自帖然卽此可以觀事可以觀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過安福衛衛見兵馬司告示大于巡城
御史後歸家見驛丞告示大于知縣乃富翁之告
示僉以朱筆縣之通衢蓋人之不自分如此而風
俗紀綱可槩見矣

京師老嫗

京師惟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宋栗菴太
宰轉長安街一老嫗面衣不避隸人誤以為男子
呵而觸之媼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
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罕希你這蟻子官從
者失色無如之何亟前行老嫗亦不顧去太宰到
部笑語同寮曰今日海氣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
罵同寮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蟻子了聽
者俱失笑嗟乎此婦人眼界亦不小矣

施錢

乘輿濟人孟子以為小惠今有大臣行長安街携
錢以與丐者每一出丐攀號求施纍纍綴行不絕
彼自色得人亦豔而稱之不知於政體有當否即
不能平天下獨不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收

養活人耶比余官

不指也

外有大才

四十一

余余不應此老亦悟雖行之自若然輒令圍人曰
勿令朱爺是

昔與夫笑聖乎此誠人知界亦不小矣

黑同寮問姑語以米又大笑曰此不其難乎

時笑語同寮曰今日劉康空受日步散人一則入

昔夫色無咎之何道前行步散亦不願去太平

初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六

聖表 二則

啓聖祠 二則

易主之始

聖稱聖裔 六則

厄臺 二則

占鼎

遊海

翔鶴

仙跡

曾孟 二則

配享孟子之始 三則

宮牆修禮 二則

夾室塑像

黜從祀 二則

爲學兩端

多目星

得水解毒 三則

宜楸神

學者歸宿

陳白沙先生 七則

陽明先生 五則

莊定山先生

後渠評品 四則

薦賢 二則

邪正

李卓吾 四則

黃叔度二誣辨

湧幢小品卷之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聖表

先師四十九表至援神契所志萇弘所談姑布一卿
所稱老萊弟子所識荀卿司馬遷所述並未一及
鬚髯漢文翁刻遺像與唐大觀元年所刻吳道子
畫像孫淮海先生跋其鬚髯皆不甚盛然則今之
所刻殆亦稍失其真矣
道子畫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

策之不動疑有異寶掘之窵碑立土中則聖像也
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設宜尼
像以避兵火饒州府學昔爲天寧寺國初陶學士
安知府事以原有先聖十哲像遂改爲學僧奏奪
不得近年行人陸起龍欲得聖像廣文不欲開端
假巡道力一時摩數百紙陸得七十紙以歸有乞
者皆不應

啓聖祠

啓聖祠以孔鯉頰路曾點孟孫氏配其說發于
先儒熊禾至世廟時工部主事劉魁申其說遂

下禮官擬議另祠乃丘瓊山亦有議欲立廟于曲
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或各祀於其
子之墓孟有墓在鄒縣顏墓在曲阜曾墓在嘉祥
然不如禾說爲安丘亦未之見也宋濂溪孔子廟
堂議曰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
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

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
羹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余謂表叔
似不必拘

解大紳大庖西上封事曰孔子自天子達於庶人
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
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
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
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易主之始

老師易木主 世廟時張羅峯當國議行然成化十
七年國子監丞祝瀾曾有此說疏上黜爲雲南廣
西府經歷又天順中林鶚守蘇州先師像歲久多
壞鶚曰塑像非古也 太祖建學易之以木百年
夷俗爲之曠然未壞者猶然況遇其壞耶盖木主
之說有自來矣

聖稱聖裔

孔安國先聖遠孫追稱曰先君此最得體孔穎達
亦然今人單以稱父而稱其遠祖曰家某或以官

或以字

湛甘泉稱孔子曰庶聖謂庶人中之聖也其語生拘無意趣且爲魯司寇原非庶人如陳剩夫王心齋等可稱庶賢耳

衍聖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鷄二隻酒六甌麵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今仍之

曲阜世以孔氏裔孫爲令世廟時有不勝任者議改流官諸大臣謂此前代故事卽不職當擇賢者以易何至以一人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惟令撫按考選

曲阜令故不上計萬曆中孔弘復號桂窻請于大吏願入覲許之考三年滿進知州六年進同知又三年進運同皆掌邑事

先師四世獨傳揚子雲五世獨傳

厄臺

漢祖追項王于固陵其地今在陳州西北三十里汲長孺守淮陽卽今之陳州也州城中尚有厄

閣遺址州有厄臺蓋孔子絕糧之處其地以厄臺
夕照作八景之一王元之記云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
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
無厄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
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
一也干時周室卵危魯道迷潰仁義路塞奢侈彌
熾列國用權蝟芒而起壞禮樂爲糠粃視詩書如
蕪蕪孩提玉室變壞儒風里豆不修軍旅用事者

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
常蓋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
五教之大裂嫉四維之不張剝道德爲舟楫將欲
濟天下之墊溺斲禮法爲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
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聘八十之
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鮑肆孰聞其香
施法於亂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
而扶之厥惟艱哉故教不用於衰定位不崇於季
孟辭遜於陽貨見忌於子西文行忠信未得用世

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視我
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息
蓋聖人爲人也不爲已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
綴皇綱之絕緒闢帝王之坦途酌二代之禮文垂
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浸于生民苟道至於是雖不
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姦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飽飫
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而
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歿後何則祖述
憲章之義兩行天地之間俾夫爲君臣父子者不
可斯須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各載典籍身享廟
食得非顯於歿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遠
絕哉余客在宛丘得覩斯臺之地披藁訪古馳筆
而銘曰

僭祿尸位	歿則絕祀	所謂伊人	若敖之鬼
夫子耻之	不其餒而	飽德醉意	歿則垂世
所謂伊人	東山之士	天子求之	可謂仁乎
巍巍聖人	生而道迤	歷聘求合	絕糧于陳
箕山之士	可齊其名	若敖之鬼	決非其倫

廟食不匱 祀典惟新 我來舊國 荒臺磷磷

拂石勒銘 德音益振

孔子臺在廬州柘臯鄉狀如圓壇可容千人宣聖
與弟子嘗憩於此故名

占鼎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
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也賜且至矣詰
朝子貢果乘舟而至

遊海

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於澶州遇先聖七十
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
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羣鵲數萬啣土培
城侯始信之乃城曲阜城訖而齊寇果至

羣鶴

金真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廊
廡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俄有五色雲覆
其上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去

仙跡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文曰仙人脚

曾孟

世廟時詔官曾子裔孫質粹為博士傳子至孫承業貧而盲宗人有豪者上書爭襲已嗣官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不能白滋陽劉公不息為禮科給事申奏狀奪還之人心稱快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

雲覆孟氏之庭焉

○配享孟子之始

孟子配享起於宋神宗時晉州教授陸長愈之奏太宗時看詳初以不同時為疑禮部言從祀但取尊德立功相成為主不為同時引勾芒乃少昊之

子以配孟氏為言議乃定
寧時曾子裔人父夢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遂
手執孟氏氣勃勃不屈後以舉人為鄒縣知縣
有善政言至則使卒時夢鄒民千餘迎公赴廟豈

孟子轉世御官其地而先之兆也

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固因錢唐等力諫而止然其時風雷示異太祖業心動所謂巖巖氣象者亦真可畏也至孟子節文乃劉昆孫等奉旨所爲後昆孫以科場事坐死說者謂節文報應豈孟子乃遷怒而然

宮牆修禮

鄭大同莆田人卒之旦會新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於昧爽候見公服大紅拜廟門內出廣橋忽不見頃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訝曰早有長髯偉貌行昂昂如鶴衣吉服肅入廟門內拜者非侍郎乎蓋公宅近宮牆每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脩禮而行如此時嘉靖之丙寅年也

余以丁丑入縣庠見有司行香皆黎明入廟禮畢講書三春乃退今聞隨便過門一拜不復知講書爲何事而聖殿宮牆荒頽不理其他一切祭祀饗飲尤草草了事甚至接詔重典若等兒戲論祭鄉賢視其家之隆殺爲遲速厚薄大約世變江

河刑日重禮日替而政事可知已

夾室塑像

楊止菴先生未生其父贈公夢行紺宮夾室左右皆塑像金碧欲剝贈公揖之其舉一手答曰是將以某月日時降于家及公生而歲時日月悉符夢中語他日贈公過學宮則又見所謂夾室金碧而揖公者狀貌甚肖乃以問先達蔣公益嘉靖中文廟改用木主諸賢遺像盡藏夾室中

黜從祀

吳草廬許魯齋以仕元黜從祀然則孔子有靈于元祭祀決在所吐考之元史獨宦官李邦寧主祭風雷示異餘皆平平無事則八十九年中享其祀已百七十七次而其餘祭告又不與焉天以夷狄為驕子驕子獻食有何不是而拒之驕子用事之人苟非濟惡間有恂恂知書人在旁方獎之不暇而反奪其餼曰何故事吾子則亦非人情非天道矣

驕子一日逐嫡長據其家政而事父母師友如故

海幢小品 卷十六
父母且無如之何師友從旁只得與父母伺隙徐
徐改正而所謂家統家教固不可一日廢也辟天
地雖極晦冥極變惟之際曆日支干可得削而去
之否

爲學兩端

晦翁云近時爲學不過兩端一則徑趨簡約脫畧
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過高者固爲有害
然猶爲近本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
稍平正然亦覺欠涵養本原工夫此言蓋爲陸象

山陳 有發也

多日星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文公
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
覺疲困必息而後興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
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
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
多日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
必就寢

得水解毒

晦翁中烏喙毒頭岑岑漸煩憊徧體皆黑幾至危殆深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此神明所祐亦平日精力完固之驗也

晦翁之祖名森字良材

晦翁門人可攷者三百三十八人亡攷者五十八人得夫子十分之一

宜楸神

有善睡者其名曰宜楸吳淵穎先生久病嗜睡作竄宜楸辭先生名萊字立夫初生之夕父直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止於內寢因名曰來南崑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更曰萊好學無所不窺體素羸弱年四十四久病不自振忽夢作重汪琦贊覺謂人曰汪琦殤者也今歲殆不起果卒私諡曰淵穎先生宋景濂出門下其學大抵多出於先生云

學者歸宿

景濂自稱白牛生想生平出入所乘者元至正戊戌作諸子辨起鬻子至周程子凡三十四人具九家者流而終之以周程示學者有所歸宿也中間疏別觚排各有深意又佐太祖議禮制度考文之功確然爲本朝儒臣之冠與薛河東並驅而文學過之俎豆宮牆不爲過乃不幸謫死子孫零落門人方正學又死靖難遂無有發明者正德中論文憲嘉靖初錄六世孫德壽爲國子生

陳白沙先生

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以累薦徵用入京朝見赴部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聖旨恁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來說先生以病久之不赴部終以病不就試上疏終養此必吏部以應考題而礙旨者亦仍之是時太宰爲尹旻揆路爲萬安劉吉皆不向學拘例抑之失最初徵聘之意矣且康齋授諭德而先生止檢討其意可見父樂芸年二十七卒母林氏年二十四寡先生遺腹子也母後以節旌年八十餘

先生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葬于圭峯後二十一年改葬阜帽峯下湛甘泉倡之各司皆有助新會縣典史賀恩督工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自然
先生輓羅一峯先生詩云狀元文史少微星翰苑爲官漫兩京此二句說盡一峯生平歷履又云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說盡行事只此四句可當一篇好墓誌人誰做得先生之詩大約溫柔敦厚之旨法律之精又不必言其談話云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蓋其所得深矣人儒之不可盡如此國朝諸儒除荆川先生文集如先生若羅念菴之集俱不可不細讀也
近日文字中間爲上官而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非不美觀然套語諛辭若出一轍其于文格益靡且遠惟先生一切謝絕卽劉東山爲廣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

匡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祀典之舉最初皆發
議於先生及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
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
百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
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卽其
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
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
見嘗夢遊天台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
以布囊貯羅浮山遺之八月十五日夜忽夢玉宇
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
而行或隱或見臨歿夢與濂溪兩厓答歌於衡山
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故所感如是
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舟江滸夜
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筭因得免
也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鵬道
州永明縣人濂溪先生之後也故下語尤真切後
知其妄悔之作詩云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

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王侍郎哲見而歎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湊妄彼此懽然不但潤筆且以乾歿者矣

先生旣授檢討歸復有薦者與中書舍人王汝同徵弘治二年之十月也汝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下汶號齊山文忠公禕之曾孫稔之子成化戊戌進士初第卽請爲教官竟得中書非其好也謝病歸讀書不仕鄉人尊之而不名稱曰齊山先生年僅五十七

王陽明先生

先生起征岑猛啓行過郡城前驅一人衝道繫之蓋軍法也有陳生者將從之受學問知狀曰是且威鄉里遂去之陽明聞頗悔大減導從去

四友齋一款云陽明旣擒宸濠囚于浙省時武宗南幸住蹕畱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先生擒宸濠知諸邊將領兵至江西欲令釋放俟
上至親與戰擒之不得已將濠取浙河北上至杭州
以濠付臬司獄適太監張永至浙與語知其可信
遂以付之後諸人讒毀終得永之力免于禍此時
中貴氣燄赫然乃能責之具領狀耶

又云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
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卽換四人轎屏去隊
伍而行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
伍也至文懿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

庭下乃文懿門生曾爲廣中通判以賊去官欲
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爲之言陽明日無奈
報功本已去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爲文懿似多
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爲人所欺然心實無
私言之益見其厚

楓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陽明廣東用兵在六年
遠不相及事平七年陽明告歸卒于南安舟中未
嘗生回經蘭谿城下也爲門人請托先生必不爲
陽明有道人不可自然以情告寧有未發本而

誕言已發之理狙詐之術庸人所羞而謂陽明爲之且以對長者乎或者江西俘寧王過蘭谿相會未可知要之先生決不爲一門人力言果言陽明必有以處決不作誕語也

又云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楓山先生卒時朴菴方爲布政治其喪請卹典此尚書忤旨歸則先生卒已十餘年矣俸餘五百正見清操何大不樂先生素待人以禮叔侄之間義不掩恩賣買生息之言乃市井小人之口先生決無此語也

又云武宗末年當彌雷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武宗晏駕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楊石齋即以遺詔散豹房威武營官軍至十八日誘江彬入內奉皇太后密旨擒付獄中石齋故與晉溪相左前十二月改晉溪于吏都以王憲代爲兵部矣

莊定山先生

先生以南行人司副家居三十年奉旨赴都過吏部堂止三揖不跪補原職遷南驗封郎中中風疾告歸明年考察以老疾罷官主者倪公岳也丘瓊山深嫉定山曰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自景始也

後渠評品

崔後渠評大厓李世卿集云李子未知詩其詞險其調戾文則庶矣古而訛簡而腴奇而妥

又評圭峰集云羅景鳴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異而奇于典其昭于細故而闇于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于頽習評白沙禪而疎一峯尚直而率定山好名而無實又云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僂族人定山晚仕而敗獨推重章楓山是矣

然指譎三公處殊不盡然禪與疎二字非白沙本色其交亦非泛泛者僂族人事必有故苟爲所不可除之何害定山以老疾被察典不可謂敗也
英皇之狩袁彬沙狐狸揚銘實從門達自以訶察得幸仲鳧謂袁彬門達實從必別有據至其怒李文達之奪情猶可言也而譏周文襄則非北人入詞林不熟錢穀事宜其以餘米爲訾

後渠長子澆少穎異以子房孔明自期後渠屢斥其狂後鄉舉彊力治田圃寬後渠家食甚賴之嘉靖己丑卒年三十四

薦賢

蔡京薦龜山石亨薦康齋趙文華薦荆川薦而得召自然當應世乃以此爲病何與雖然此三人者尚知薦賢今之忌嫉者是何等心肺宜其以薦者爲病也

康齋先生以訟至縣庭原以墓田此大不可已大不得已處何損于日月乎

邪正

凡真正道學、決被攻擊推敲、卽賢者猶不免致疑于形跡間、而惟一種邪說橫議、最能惑人、爲人所推舉、國趨之如狂、故以李卓吾次之、匪敢雌黃、聊志吾過。

李卓吾

卓吾名贇、會會之邳州舟中、精悍人也、自有可取處、讀其書、每至辯窮、輒曰、吾爲上上人說法、嗟嗟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聖人原開一權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際着不得一言、只好心悟、亦非聖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風猖狂、實開于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爲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未知所終也。

李氏諸書、有主意人看他、儘足相發開心胸、沒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無忌憚。

卓吾謂只有東南海而無西北海、不知這日頭沒時、鑽在那裏去、又到東邊出來、或曰、隱于崑崙山、然日縣上之正中、則下亦宐然、決非旋繞四傍而

無上下者且由上下則四傷在中只四傷其能透
上達下乎理甚明白勿多言

卓吾列王陵溫嶠趙苞爲殺母賊夫對使伏劍陵
其如何嶠過江東原欲奉使卽歸苞母在賊降而
救母得矣然必敗之賊母子俱歿國法忠孝兩失
悔將何追古人值此時勢萬不得已幾許剜心嘔
血尚論者又復苛求宐其寬于胡廣馮道也

○黃叔度二誣辨

徐應雷著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 明嘉靖之季崑

山王舜華

名

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于

叔度以自鳴舜華爲吾友孟肅

名在公

諸大父余猶

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
文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黃徵君
著則後世曷從覈真贗乎叔度故無弦琴曷橫加
五弦七弦誣之也近復有溫陵李氏著論曰牛醫
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顏子自謂
旣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國家將傾諸
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

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原之學不可以不早辨也此李氏有所激而言也李氏嘗曰世固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李氏蓋激于鄉原之與世浮沈也而移色于叔度竟不考諸史傳評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于漢安帝延光元年冬書汝南黃憲卒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十五年爲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爲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冊之章明較著如此計諸賢之就戮去叔度卒已四十有八年夫諸賢之最激烈者莫若李膺范滂李膺且死曰吾年已六十范滂之死年三十三遡叔度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當是時天下無黨人蓋憲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憲卒之三十有八年爲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

漢書小品 卷十六 三三
姓羊元羣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黨人之
禍于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于
吾身後之四十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
乖李膺雖幼而有長于膺者范滂雖未生而有先
滂生多年者叔度曷不化誨之使不及于禍耶噫
即使叔度與諸賢皆同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
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鉤黨百餘人責一叔度
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沒四十年之後刑
戮不加于善人耶則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而何
以責不就徵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隕然處
順淵乎似道無異孫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孫登
之污埋當叔度之生存尚未有黨人之名何以曰
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于就戮何以曰
不能與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回視國家將傾諸賢
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李氏
之輕于持論如此不亦無其事而唾罵名賢盛德
乎哉且叔度之爲顏子爲千頃波蓋諸賢之目叔
度不聞叔度之目諸賢也何嘗互相標榜叔度稍

以言論自見則爲郭林宗叔度不死遭亂則必爲
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旣明且哲夫以
李膺之簡亢獨以荀淑爲師乃牛醫兒年十四荀
公一見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戴良之才
高倨傲自謂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
無與爲偶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
失也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何以曰賊德而禍
來學曰此鄉原之學也且李氏旣惡鄉原矣顧于
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蓋李氏奇人盛氣喜事而
不能無事以濟世爲賢而不以遯世爲高故喜稱
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今
李氏方盛行于世恐覽者不察也余故以綱目之
大書特書辨之雖然千頃汪汪萬古如斯澄之滄
之河海不知余固辨其所不必辨也
余守拙于人無敢短長獨于卓吾云云自知爲衆
所笑及讀二誣辯乃知此老本末略被人窺破又
見太僕瞿洞觀墓誌有最不喜溫陵人李贄一句
而朱大復執議最堅一日問曰李卓吾何如人余

直以意對大喜要知世間自有同心者乃大復以
獄中不堪其苦書刀自刎爲天報事有無不可知
只據所刻書評論至欲翻倒孔夫子坐位是何等
見識何等說話惟焦弱侯尊崇之若聞此言必且
推几大罵弱侯自是真人獨其偏見至此不可開
耿叔臺侍郎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
不聽難相處子問爲誰曰孫月峯李九我與汝父
也

焦弱侯推尊卓吾無所不至譚及余每不應弱侯
一日問曰兄有所不足耶卽未必是聖人
狂字坐聖門第二席余謂此字要解得好既列中
行之下不是小可孟子舉琴張曾皙爲言而曰嚶
嚶古人行不掩言不屑不潔吾未敢以爲然蓋
子嘗言之矣曰狂者進取取而曰進直取聖人也
狷者有所不爲有不爲直欲爲聖人也取字徑捷
爲字謹密乃二人分別處故聖門之狂惟顏子可
以當之曰見進未見止狷惟曾子可以當之曰
也魯此其氣象居然可見下此則爲狂簡之狂

三疾之狂又須別論蓋一則界中行狷而言是六
品也一則一冠矜而言是其病也如德字有吉
有凶仁字有小有大悍字有精有麤有兇古人用
字義各不同今乃一概混而稱之猖狂無忌憚者
引以自命聖人固曰賢知之過已豫憂思有以閑
之矣

卓吾初與耿天臺不相入焦弱侯受天臺國士之
知在南中建祠堂會講其弟叔臺又爲操江都御
史相與推尊卓吾亦以二公彌縫焚書中大加讚
服天臺學問自佳獎進後學尤力與張太岳最
善奪情致書爲錄於後

去冬蒼皇顓啓奉慰時尚未悉朝議本末伴還辱
示奏對錄一冊仰惟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請
之悃精誠纒纒溢於細帙藉今世有紳淹而綴之
太甲說命篇中當更爲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
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
始省會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蓋君
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肩其任便覺之

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檐者其疲苦艱辛自與睽
隔故不無拒蔽于格式而膠紐于故常也惟伊在
之重覺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卽欲自好而不日天
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
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爲聖人亦時
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茲閣下所遭與
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于格式而膠紐于
故常哉乃茲議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昔閣下
爲太史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所士紳僉艷

某嘗以請而閣下故志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
耳某時僂然竊謂世咸藉藉欽爲忠告訐謨而先
生故以爲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
之覺而後知閣下之所爲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
自束髮咕嗶以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
耻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謂爲賢非毒而何某非
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

天臺所經相公用事者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
皆不甚齟齬觀所與江陵一書大略可見王陽明

初不爲楊新都所知後不爲張永嘉所喜極于桂
安仁之嫉妬旣歿嶺表可以已矣椎敲彈射無所
不至甚至奪爵而後止陽明和粹造到極純熟地
位豈果有所自取乎大抵經霜雪一番增一番凜
冽經煅煉一番增一番光彩安得人人而說之爲
大臣者亦大可以思矣

權臣受枉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志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
猶加禮延之上座旣別致書不答考之江陵集中

答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卽如分宜之惡
古今無兩然惟殺楊焦山沈青霞郭損菴出其父
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文華結構得罪千古
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固多却有世
宗獨斷與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其子孫皆推之
分宜名下以自解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
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
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推之吳縣二
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其風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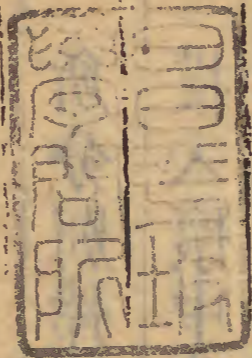
息而終亦不盡免者則祖前人餘說也

閣部爭權

萬曆十七年以後閣部如水火部臣不安其位反得享其名夫有所不安則閣亦不得獨安矣有所享則閣之所享者又可知矣此國家最不幸處既閣權日輕部臣自寬稍稍相安此際得一名世大臣如馬鈞陽劉華容其人主之內調宰輔外統百官崇廉黜貪獎恬抑競天下可大治無奈時之乏人何也循資而進老者居先二三十年回翔出入

垂涎之精神一旦如願急欲發揮俛無所之憤無所分別悻悻必欲求振其權遂有一二匪人窺之投入懷中其氣其辨其作用果自不羣遂深信任爲腹心倚爲命脉而又呼朋引類張局作威辟之老和尚領袖衆沙彌鼓鉢百花喧鬧中只得隨其奔走甘受驅使不自覺夫其人果正人也必不乘勢暗牽其鼻竊其權既竊之矣何所不至且誰之權而可竊也竊必私私必雜兩者膠膠結結極之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官常日替秕政日滋四民失

業百蠋皆張以至今日其禍乃烈然則竊者與被竊之失主當坐何律律所不載在家為家運在國為國運在天地為天地之剝運噫存而不論可也



仲夏月七葦看過十

四五六三卷

